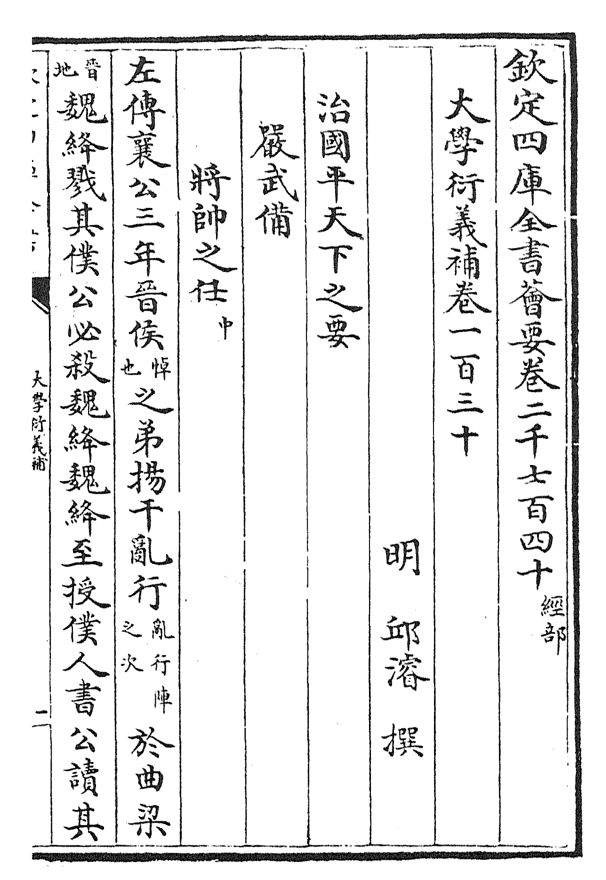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四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中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公也之弟揚干亂行亂行陣之次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

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為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會盟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臣按此見魏絳能執法以肅軍禮而晉悼能容臣之執法以佐邦治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臣按將兵者一夫之能將將者萬乘之智君之於將猶將之於兵也人君必能將將然後將效其力將必能將兵然後兵盡其技將能將兵而君又能

將其將則任用得人而所向無不成功矣茍為不然君之於將也惟因其職而用之而無駕馭之方是之謂遣將而非所以將將也將之於兵也惟以其勢而驅之而無節制之法是之謂出兵而非所以將兵也駕馭之道柰何杜甫詩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高祖之馭韓信可謂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寬仁大度性明達而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馭之也較之易所謂神武不

殺雖不及然亦庶幾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

憂妻子也須病尋愈相見甚歡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將闗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鬬而獨遣馮異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恥則又為之致禮極懽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遂

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光武於馮異可以為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為所并乃移屯陸贄上狀言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御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

臣按當是時李晟既徙屯東渭橋後數日李懷光果幷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贄之料敵可謂明矣然贄所言非但可以施之於當時其所以制軍馭將之策離合疾徐之勢所謂得其要契其時

者百世之下皆所當知者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縱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臣按自古立國者必文武並用將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馭而馭之為言乃獨加之將兵之武臣

蓋將之為將以武勇為事以彊毅為任非人君有以駕馭之不能得其用也雖然此特霸主馭臣之術耳豈仁君待純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謂將臣者非求之於文臣之外用之以總庶政則謂之相用之以統軍旅則謂之將人君待之當如一誠心以信之直道以臨之任之云耳何名為馭哉

贊又曰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

合辯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也集雖衆戰陳莫前虜每越境横行若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臣按朝廷舉事當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過而於制馭將帥尤不可含糊隱忍是故萬人之中而

一卒被虜若無損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刼若無傷也然漸不可長微所當防功過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審是非審而功過明如是則萬里之遠如在几席之前萬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藴誣罔者不能行其私將見將無不竭其才卒無不盡其力矣

宋太祖嘗命有司為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甋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進控扼

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視將帥不減其兒女大哉言乎帝王無間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屬畜其臣臣不以家事視其國非人也

太祖時内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

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馭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臣按人君之於將臣待之不可不誠馭之不可不嚴太祖蓋得之矣

太祖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

禄多與公錢聽其名募驍勇以為爪牙茍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臣按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稱宋祖觀其謂財用豐盈必能集事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真知所輕重緩急可以為百世帝王用將之法矣

太祖時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

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臣按人君用將而能用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則號令行而事無不集矣後世人主往往許將臣以

軍法從事及其下有來訴其用法過度者却又責之則為將者不知所守而為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奈何曰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他日別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二年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驛賫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徧及全斌拜

賜感泣

臣按宋太祖因深宮之寒而思邊塞之苦臣下聞此安得不感歎而思盡其忠節哉後世人主耳目所及猶不知恤視此可以觸類而興思矣

太祖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曰興師吊伐婦人何罪殘忍至此當速寘法以償其冤

臣按王者興師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

廣吾仁也而為將領者不恤上之仁而恣其暴虐豈仁者之師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為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

呂中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

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殺諸將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臣按人君之於爵賞雖有一定之規而不可無意外之慮蓋國之爵祿有限而人之功庸無窮吾於一事之功而遽爵之極品之位後又有功將何以

加之哉此後世功臣所以往往積功至於無可賞之地而罹他患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為崇義留後開寳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

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功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終不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大抵人君為事其處心也當如青天白日其處事當如震雷時雨

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

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

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

臣按蘇氏論將有賢才二者是已至謂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所謂智者結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嗚呼智與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則所謂信也而能先覺豈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當然之理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結之示之也葢所謂賢才之品雖異而信智之理

不殊於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義有禮焉仁以保愛之義以節制之禮以優待之是則所謂天之道君之德國之政也術云乎哉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

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臣按洵謂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得古人威懷天下之術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給選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

出馬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西方屬金金主肅殺人生其地者多壯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奮者多在於斯雖然此論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無往而不有此又不可專以地氣拘也

北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將鎮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

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比縁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

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臣按袁翻所議濫舉將領之弊非但在當時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賞罰舉主之人臣竊以為其人有

功所賞其舉主即漢高祖因陳平而賞魏無知也此固可以激勸薦賢為國之人若夫兵家勝敗無常事固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謂之勇果昏愚而謂之智則坐以濫舉之罰彼固無辭矣若夫事有出於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與焉者宜加研審核實不宜一槩以連坐坐之也不然則彼過為身謀者不復為國舉賢矣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

垜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
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
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
是豈可槩言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
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
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

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焉今宜立為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

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臣按將才古稱難得然以臣觀之非其才之難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獨上之人難於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蓋世之求將者必求其智與勇知有所用必先有所試可也然試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剛決試之以智可以得其謀論而不能得其精審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當大敵謦欬之見未必可以洞先機此人君之

求將所以貴乎先事而預求多方而廣蓄也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即吳大帝勸魯肅讀書之意為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麤材而已

是故古之明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為耳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歷六年策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臣按武事與文藝異固不可以言語文事求也然於無事之時欲求戰陳軍旅之士不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資世用貴乎得識

義理知機變之人無間文武皆然也試之以武舉欲其知威武戰爭之意爾彼誠識義理知機變一旦臨事料敵出奇應變舉諸此而措之耳論文科者謂科目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是而出爾臣於武舉亦云

真宗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陳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顧臨事機

變如何耳

臣按真宗謂將帥才難文武中固亦有之不經戰陳無由知之然戰不可試蘇軾謂試之於治兵蓋得之矣

范仲淹言於仁宗曰邊上將帥常患少人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

倏於諸班中揆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臣按就軍伍階級中求將拔其優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則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為平世選將之法然遇有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脩言於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

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令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

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臣按脩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人君之選將才因人所舉薦及有功當陞賞者恒以此三言為權度則得之矣

脩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

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

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臣按脩之此策行之今日亦為良便蓋祖宗以來軍伍之制階級部分已定難遽更改誠能就隊伍中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較等而上之試以軍職與原係管軍官員相兼任用待其智勇著見及有顯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於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為賢良方正恥為將

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瑣碎之事為問故令所習不專為有用之學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

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覆相遠也

臣按富弼請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蓋限品秩則卑賤者不與而世多遺才矣責罪過則詿誤者永棄而世無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況求將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夫

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臣按自古文武無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為武也然此三代之學也後世事事不如古生於世者皆今之人而所為之事必欲古之復是務虚名而無實效武學之

設雖非古然聚武冑於一室之中專為一事之學

子夏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謂事業有專攻

亦未必無益也

蘇洵言於宋仁宗曰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

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

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齟齬一人有杌桯安即轉而危矣人君當國家無事之時賢才彙進之際恒思於心曰今日幸無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涖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難令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固疆

圍息禍亂者誰歟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訪之試以繁難寬其約束養其威望儲之以備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

以百人為額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於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歎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

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今孽胡未殄疆埸屢騷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傳云内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為憂況以天下之大者乎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杶幹栝柏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淩雲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幾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民言將之為用不必専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斯人也豈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

培植之澆灌之壅其根而條其枝去其翳而除其
蔽期之以大而不計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於斯
哉國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則姦雄之心自折夷
寇之謀自銷矣
高宗時拔書郎汪澈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
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
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
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

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

臣按國家之儲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閒時求而收之急時出而用之則無缺絶之患矣人才有文武二途文才隨取而隨用取即有之惟武才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須多方以求之諸路以來之積之於無用之地以俟夫一時之需然後倘急不至於乏人用也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

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横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竝赴陜西仕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令率授以権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淺深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竝賜武舉出身

臣按開武舉以試將才亦猶設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試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以求其心究其學識亦可彷彿其一二焉武科之於將才何莫不然宋太宗謂科目進士不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於武舉謂亦然

朱熹言於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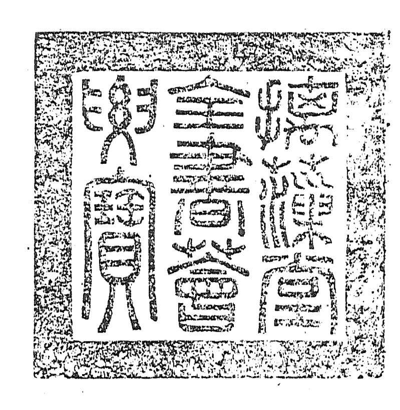
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將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

臣按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方

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熹之此疏說出當時營求以為將帥之弊委曲親切如躬臨其事親見其人然人君用將當加審察曰吾今日之用將帥得無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牘具備等級推先而即信以為實然也以上言選用

以上論將帥之任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四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下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

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

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

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内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

唐太宗謂李靖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

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旣行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鉞斧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者蓋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

行久矣雖以唐太宗欲行条定而李靖猶以為出師而行告廟任將而許便宜無以異於致齋推轂不須条定況其他乎夫出師命將所以勘定禍亂安定國家付人以斬殺之權俾其司三軍之命夫豈細事而輕易苟簡略無禮儀何以激勸士心增重將權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異宜不能盡制請命禮官斟酌古制条之時宜定為一代出師遣將之禮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

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賔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遣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按文帝歎不得頗牧之為將而馮唐對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舉古人遣將之禮及李牧守邊之事以為言末以魏尚事實之此非但當時之弊而後世拘文法以繩邊將其弊至今猶然明主之任將帥專其委任責其成功惟以兵政修舉寇盜息滅為效不必區區於簿書文法之拘可也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

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

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選任將帥之方贄此疏盡之矣後之人主所當遵行者也

贄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

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彊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

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掊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

臣按贄之此奏備述用師遥制之失古今一律也

其中所謂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切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謂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以成千此又邊防陳功告捷之通弊也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

師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貂以敗其後景監得以相衛

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晉文公謀守原之人於敦鞮知治體者猶以為羞當時謟後代況親用其人以統軍旅任閫寄乎有志於

帝王之治者宜觸類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

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

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斷之一言誠人君制事之本也茍其事合於天理之正協於人謀之公而又剛斷以主之於中則天下無難為之事人主無不成之功矣史言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此衰世將帥蒙蔽之常態非獨唐之征淮西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

穆宗時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詔悟送承偕詣京師悟不時奉詔穆宗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

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請流之

臣按劉承偕以驕縱激變劉悟為彼所因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悟集衆斬之欲以此收藩鎮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鎮之心無乃失朝廷之威乎

臣竊以謂承偕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悟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偕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曰帝舉承偕罪惡反覆為太后言之曰不誅之恐激

成禍亂為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来將帥出征屢
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
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
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
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
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

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臣按德裕謂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豈但當時之弊哉德裕此舉善矣然非二樞密與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樞密使亦宦臣也乃能狥理而不狥乎私為國而不為其黨吁賢矣哉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貶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臣按既用為將帥而又以中使監之者疑之也中

使將帥同為臣子何用分疑信於其間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監軍以中使適使之撓將權壞軍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有仁

而不能施有義而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

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仁義

之兼盡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

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

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

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

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

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則其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至小其名而不

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

其過則才能奮久其任則事體熟自古用將之方

不易於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養士少而蓄

材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歟

太宗太平興國中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

自雁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也邊

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

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耳將帥專閫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於君君惑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樂羊所以感歎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於楊業可謂合古人用將之道矣雖然將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豈不益長惡哉是以君子貴明理而先覺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舋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謂徼勞盡甄下情必達此二言者用將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達為主下情不能上達雖大功鉅庸亦或為人所蔽況徼勞乎

孫何言於真宗曰謹按史記漢髙祖將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管諸將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拜於太廟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柄將軍既執斧鉞對曰

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臣即授令有鼓旗斧鉞之命而無一言之命於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將軍以之將軍就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門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也臣伏見今邊將授節出鎮之際但授尺一之詔前所謂築壇告廟之禮皆闕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聖駕幸龍江禡祭而親諭能等其儀注之詳具載於有司可考也可為聖子神孫

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臣按古者命將付以閫外之寄固無俟乎文臣以為之副貳然後世人心不古為將者多用不知書之人義多而仁少勇有餘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

叅之以文行義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資其武藝

似不為過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髙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横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

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最可為後世法大漢唐以來人主稱善用將者首稱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蓋漢高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田況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

饗軍士太祖用王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
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
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也又聞曹彬征
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

臣按將士禦敵將以其性命為國家衛民守土苟
當出戰之時而為將帥者徒以法令驅之而無犒
勞之禮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盡命乎昔之
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報而亦有以一蹯不

及而致其怨者飲食之物雖微而人之感激甚速非徒區區餔啜之故也田況之言豈無徵之空言哉

劉敞言於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貳叅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

賊而議不制副臣以為不便

臣按人君之任將固不可以不專而亦不可以獨專也盖人資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見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將所以必為之設叅佐也然此非獨以輔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人之所以敢於為非者無人以制之也有同心之人則潛消其非心有異議之人則遏絕其惡念

神宗元豐中内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兵討賊之地

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内臣可乎二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臣按李舜舉之言蓋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謂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則天下之名言也内臣而能為此言豈但賢

於其類而已哉

王巖叟言於哲宗曰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謹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已可見夫有顯效則不録而隂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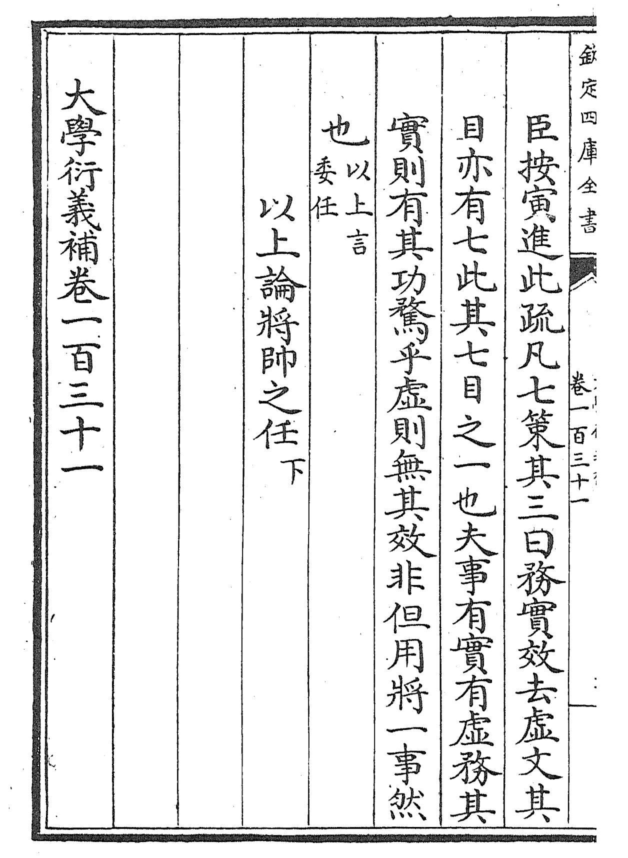
帥將人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横之勢此風寖長非朝廷美事

臣按漢文帝時季布為河東守嘗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召臣臣恐天下聞之有以窺陛下淺深也夫文帝之於季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猶可以達後世上下懸

絶殿陛之間如在萬里況邊將真在萬里者哉人

君進退將臣當以嚴叟此言為鑒

胡寅言於高宗曰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駑不材本無智謀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踰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



臣按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實有虛務其實則有其功騖乎虛則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

以上論將帥之任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一